



落入中国读书人的宿命

○ 余昌民

家居深圳却订阅上海《文汇报》，道理十分简单：像这样内容饱满、清新耐读的报纸，我也找不出来了。

《文汇报》在家人中流转，最后重又汇集到我的书桌上，每过几天我便操起刀尺，决定弃去旧报之前留下哪些“芳泽”来。钟叔河老前辈的《学其短》，就是这样入我眼，吸引我的心的。

这些围绕古代杂书的方寸短文取材广泛，着眼新颖，能从平淡处读出深意，我很喜欢。后见汇集成《念楼学短》、《学其短》二书，先后买来一气读完，多知道了很多人物和古书，对我亲近传统文化大有助益。钟老的篇后随感往往勾连古今，俏皮老辣，会心处引出一个深沉的微笑，读来实在过瘾。

平日读书逢到有疑问之处，通常也就算了，边批一句，甚者再嘲骂一声，但钟老绝对不同，自认少许内容值得商榷，很想说与他知道，即使有寡闻之浅，权作向先生请益，不也是雅事一桩？更见钟老有“书中有错，如灰尘入目”之爽语，遂奉函一封，就“举火为奇”、“担夫公主争路”一类的辨析，简要陈述了我这乱读书的“后学”的拙见。

不出半月，收到钟老的回信：

谢谢您愿意读我的书，尤其感谢您肯花时间给我提意见。您的意见，不属于指出错字，而是在“信达雅”范围内对我进行帮助，具见高明。容当认真考虑，现将其一一记录在自存本上，有重印的机会时定当择善而从，弥缝补正。

钟老前辈的谦虚和明达很使我感动。他在信尾流露出一丝疑惑：

敝处地址门牌，最近才改定，信笺信封都还没有印过，先生却了解得十分清楚，信息之灵，

亦使我佩服也。

他的通讯地址是拜嘉兴秀州书局之助，我猜范笑我君知道。

拙作《清华围棋纪事》发表以后，不知为何，特别想请钟老寓目。我寄去刊物，另附一札：

前奉一简，写过几则读书的感触，不久即喜接华函，感叩无量。

……光阴倏忽，我37岁投身深圳蛇口，转瞬已届退休的年纪，“却顾所来径”，斑斓的经历竟也纷披着时代的印记，于是我开始一段段地写……书写于我是业余爱好，如一位登山家望着远山所说的：“我攀登，因为山在那儿”，我记述，因为我知道。

今寄呈《围棋天地》杂志两期，只是想以我这另类的文字向尊敬的老师请教，只要占您片刻闲暇略略过目，已令我感戴不尽了。我甚至不知您是否与棋道有缘，实感唐突，不过我能担保这不致影响您阅读这篇真实记述的趣味。

不久，接钟老从长沙打来的电话，随即收到钟老寄赠的新作《儿童杂事诗笺释》，附函说：

我不懂棋，但大作饱含感情叙说了曾经有过的“这样一种生存方式”，仍然深深地打动了

我。……匆匆简复数语，附奉拙笺一册，聊表微意。先生功成身退，正好倡棋书亲笔墨，多写一些《清华围棋纪事》这样的文章，这也是历史上中国读书人普遍的生活轨迹也。

反复诵读钟老的手札，凝思良久。自己功未成而身已退，倒真是倡棋书又渐渐亲笔墨；忝为中国读书人，莫非注定走不出历史划就的暗伏玄机的生活轨迹么……